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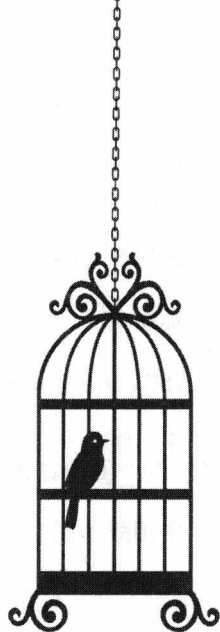


神探 笔记

两位特立独行的冷面侦探，十个神秘惊险的悬疑谜案，几多灵魂深处的人性挣扎

● 冷雨清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 冷雨清 著

神探 笔记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神探笔记 / 冷雨清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1. 5
ISBN 978-7-5360-6194-1

I. ①神… II. ①冷…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44567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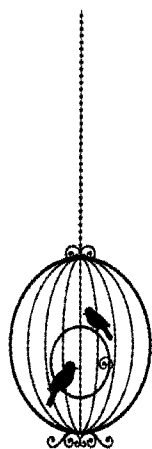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张 懿
技术编辑: 易 平
装帧设计: 张红霞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20开
印 张 16 1插页
字 数 290,000字
版 次 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神探笔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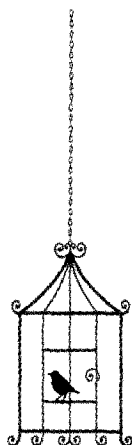
目录 CONTENTS

>>

- 007 **忧郁的天使**
青年雕塑家雅然受邪恶功利心的驱使，将两任女友刻成雕塑而一举成名，但最终落入法网……
- 029 **绿色的桃花**
青年演员永浩为攀附富贵，使用图片诡计，将患有色盲症的患难女友逼迫至死……
- 051 **地洞中的黑脚印**
银行主管叶利借值班的下属脱岗偷情的机会，盗走金库中的巨额现金，并妄图嫁祸他人……
- 087 **爱情密码**
慈善家牛品发迹前在金矿合谋杀死收金人，十年后再次设巧计欲除掉同伙及知情的勒索者……
- 143 **山庄假债之谜**
破产的庄园主贾路与法院院长勾结，寻找舞女做虚假债权人，企图逃避债务……

>> 忧郁的天使

青年雕塑家雅然受邪恶功利心的驱使，
将两任女友刻成雕塑而一举成名，但最终落入法网……



忧郁的天使

之前我曾经有过一段坎坷的经历，但这些遭际似乎并没有转化为足够的经验以让我在新的领域内感觉从此一帆风顺。2003年夏天，我参加攀云市那场史无前例的招警考试有幸得中，之后便和许多同年们一起，被送到某驻攀云的营所集训了一个多月。

我的愿望一向卑微，像我这样直到而立之年还颠沛流离的人，目标不过就是能够在三十岁以后舒舒服服呆在装有空调的写字楼里填填写写，试图用办公环境的安逸舒适来掩饰一下长久的寒酸和窘迫。

离开营所的前一天，主任公布了上级决定的参训人员的工作去向，我被意外地调配到刑事侦查队任探员。这个结果很令我的同伴们吃惊和艳羡，但对于我，内心深处只有沮丧和忧虑，我想不明白一个丝毫没有显露出半点破案天赋的半路出家者怎么会被直接选派到刑事侦查前沿去担当侦缉利器，那些主管人事的老爷们可真算得上是慧眼独具。

要不是顾及到那位抬举我的大人物的颜面，我几乎都不想去刑事侦查队报到。思虑再三觉得还是不要因一时也许有失偏颇的看法而做出错

误的决定，于是抱着姑且一试的态度去了警队。

队长是个三十多岁的中等个子，长着两道浓烈尖厉的眉，不过面容总体来说还算得上和善严正。见我进来，他那小眼睛里立时射出一道奇异的光芒，将我上下打量了一遍。

“年轻的小伙子，我想你一定是蓝雨。”

“不错，我就是蓝雨，尊敬的长官，你可千万不要告诉我说对于一个陌生人你只需看他一眼就可以准确地叫出他的名字！”

“别紧张，我看了你的档案，那上面有你的照片。”

“我猜想也是这样。”我有些揶揄地说。

“我仔细查看了你们六十多人的档案，最后从中挑中了你！”

“也许你会认为我将为此感到荣幸并对你感恩戴德，恰恰相反，我感到非常不幸，并对你的做法深表不满。”

“我知道，你那紧锁的双眉已经告诉我了。”

“如果你能从每一个行色匆匆的路人脸上准确地判断出他们的心思，那么我们这座城市的犯罪率将会大大降低！”我没好气地说。

“啊，不要这样，小伙子，我物色你到我这儿来是有充分根据的。”

“充分根据，就是让专业的预备警察去打杂，然后把像我这样一个门外汉调来把事情办砸，从而败坏公安局的名声，最后再连累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人！”

“一点也不，我的职业操守不允许我那样做，如果你肯花一两天时间了解一下你即将从事的工作，我想你会很快改变主意的。”

“抱歉，我实在是提不起一点兴趣。我的意向是文职岗位，但是现在，你却把我放到了一个我一点也不擅长的职位上，要知道，那些警察院校毕业的高材生们似乎更乐意得到你的垂青和赏识。”

“那里面没有我中意的人选。”

“所以你就挑选了什么也不懂的我？”

“恰好相反，你懂的很多。比方说，你在广告公司学习过图案设计……”

“我真后悔我在简历上写了那些糟糕的经历，而且我也看得出来广告设计跟侦查破案之间会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如果我现在说我曾经为一起图案杀人的案件颇费了一番周折，最后还差一点让凶手逍遥法外，你可能说什么也不会相信！”

“确实是令人难以置信。”我的好奇心被骤然激起，我承认我有点动摇了。

“你的计算机水平也相当不错！”

“但是始终没有凭它谋到一份像样的差事。”

“没关系，马上就会派上用场的，你还当过推销员……”

“是的，在那之前我没有找到更好的工作，我需要那些微薄的薪水来支付房租并购买一日三餐。”

“你还自学过数学？”

“但是我感觉太抽象深奥，坚持了没多久就放弃了。”

“没关系，我需要的是你对数字敏感的脑袋。还有，你的英文也相当棒。”

“但是据我所知，我们所在的这座城市一年四季来不了几个外国人！”

“哈哈哈哈哈，”我的队长立即放声大笑了，“你还有一段个体生涯，这样你就可以毫无障碍地跟各色人等打交道，这些都是你所具备的潜在的优异的技能，我相信你能为我带来意想不到的帮助！”

“嗯……”我感觉眼前这个小眼睛队长确实是个很有趣的上司，预感跟他做同事将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于是点了点头，“假如你能给我讲一讲你刚才提到的那个利用图画杀人的案例的话！”

“一点也没有问题，我想我的电脑里应该有许多令你感兴趣的东西。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程菲。”

“啊，我尊敬的先生，我现在立即感觉到荣幸了，请原谅我先前对你的不恭！”我结结巴巴、惶恐不安地站起来，赶快握住他的手，以表达我对他的景仰之情，因为此刻站在我面前的这位先生，他在我们所处的这座城市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知名度。生活上的邈邈和侦破时的圣手，几乎是同等的闻名遐迩。起先我还曾发下过非他不肯师从的宏愿，谁知适才却有眼无珠，给了他那么大的冒犯！

“没关系，骄傲的先生，我想你的傲慢跟你的学识一定是成正比的。好啦，现在马上到中午了，有一位年轻有为的艺术家约我跟他共进午餐，假如你不介意的话我希望你和我同去。”

“如果不打搅你们的话，我倒是非常乐意！”我愉快地站起来，准备

跟着他出门，但是程菲又回过头来，打量一下我的衣着又反观自身说：“为了不使我们的艺术家朋友感觉寒碜，我想我需要换一套衣服。”

“你确实应该时常将你的衣服送到干洗店去熨得整整齐齐，而且，同一件上衣最好不要连续穿用两天。”

“看起来你还是一个不错的生活顾问。”程菲满意地点点头，抬脚跨出了房间。

这就是我跟程菲的第一次见面，来这里之前我以为凭着我的消极悲观和出言不逊，就可以打消刑事侦查队留用我的打算，然后再请那位抬举我的大人物帮忙，将我安排到其他部门，但是现在看来，似乎暂时已经没那个必要了。

等程菲换好衣服带着我到达预订包间的时候，年轻的艺术家雅然已经在那里等候了，他彬彬有礼地向程菲打过招呼，说了几句程式性的谢语，然后又热情地向我伸出了手：“欢迎你，年轻的先生。”他的表情相当热烈，但是我却感觉他的双眉之间有一股阴鸷之气。

“谢谢。”我迎上去握住他的手，感觉就像抓了一块拧干了的抹布，手心里无比潮湿。

程菲介绍说：“这是蓝雨警官。”

“哦，蓝雨警官，很高兴认识你。”

“我也是！在这座城市，你的大名跟程菲一样的如雷贯耳。”

我们相互恭维着，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程菲双眉一挑看看对面空着的椅子，鼻翼微微抽动了一下，微笑着向我们的艺术家朋友说：“我想，这里应该还有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士。”

雅然表情古怪地站了起来：“不愧是大名鼎鼎的程菲，一眼洞悉全景，确实还有一位女士。啊，她来了，顺便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女友绯衣小姐。”

我顺着他的手势望去，半掩的褚红色木门后面映出一张丽人的脸，唇红齿白，神情忧郁。走近了一看，身量袅娜，云发披肩，与我们的艺术家先生配在一起，果真是才子佳人，天造地设。

“这两位是程菲警官、蓝雨警官。”

“你好。”

“你好！”

随着我们的女东道款款落座，一股淡雅的香水味直入鼻腔。我微笑着朝她点头，也立即收到了她目光之中合度的回礼。

艺术家先是对着程菲客套几句，说了几句模棱两可致谢的话，然后用他优雅的手势叫来侍者，低声吩咐了几句。侍者点头而去，不一时便用托盘端来了轩尼诗酒和精致的高脚杯。

艺术家取杯倒酒，女东道主说声失陪，带着她的肩包再次离开了房间。我发现雅然的脸上显露出一股愠怒之色。

初次碰杯是在绯衣回到房间后进行的，看上去她是那样一位落落大方的女性，但是她在举杯的时候，天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她竟然打翻了她面前的那一杯酒，不偏不倚地全部倒在了我们艺术家先生的漂亮西服上。

年轻的艺术家气得满面通红，掩饰性地尴尬一笑，说声对不起去趟洗手间，就站起来走了出去。我取出桌上的面巾纸递到绯衣手上，绯衣小姐说声谢谢，只用面巾纸盖住洒在桌上的酒渍，也不擦拭，便急速翻起了她适才挎回来时就未合上拉链的肩包。

我扭头望望左边的程菲，却见他正透过缭绕的烟尘用一种奇怪的眼神望着我，似乎要暗示我什么。我茫然不知所措，右边一只冰凉的小手却伸过来似乎要探进我的手心里去。我惊愕不已，抬眼一看，就看见了绯衣小姐那凄楚幽怨的眼睛，眼神里似乎还有一丝乞求、一丝恐惧。

我的内心相当慌乱，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那樣的礼仪贤淑，但刚刚她的男友离席而去，她居然就对一个刚刚认识才几分钟的陌生男士做出了貌似偷情的举动。纵然我非常爱慕她的美艳华丽，但我又怎能忍受她如此的轻佻和直露？

我立即抽回了我的手，端起我面前的那杯酒一饮而尽。烈性的轩尼诗刺激得我面部一阵灼烧，我听到身边传来一声轻轻的叹息，烟雾中的程菲轻轻地摇了摇头。

雅然就在那一刹那间推门而入，他似笑非笑地望望我和我面前的空酒杯，又把目光朝右移了移，像是要求证什么。我不知道雅然在我旁边的女士脸上看到了什么，反正从那一刻起我再也没敢正眼看过她。

侍者很适时地推门而入，将丰美的菜肴摆在了桌上，我看到对面的

雅然拿起那块绯衣盖在酒渍上的湿透了的纸巾，放入了托盘。

“两位尊敬的先生，请为我们的相聚干一杯，啊，蓝雨警官已经先饮了……”他端起我面前的空杯倒了一点，又把绯衣打翻的酒杯擦拭干净并重新沏了酒，再一次举起了杯子。

“感谢雅然先生的盛情！”我尽量用平静的语调向我们的艺术家道谢。程菲右手举杯碰了一下，左手指间仍是青雾袅袅——他还没有熄灭他的烟。

整个午餐时间是在极度沉闷的气氛中度过的，全然没有友人相聚时的那种快乐和愉悦。回想当时我是多么的迟钝，曲解了她的情急与无奈，却丝毫也没有意识到美丽绯衣的泣血呼救，让那个恶魔从表情的异样上看出了破绽，以致此后步步被他占得先机，还来不及等我们出手便使绯衣香消玉殒，我是多么的愚蠢和无能啊！

宴会结束返回的时候，程菲突然说了一句：“抱歉，我有东西落在餐桌上。”就急急地原路返回，我则目送雅然护送着他的花朵离开。在酒店门口等了好一阵，才见程菲走了出来。

“你做什么去了？”

“蓝雨，你今天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那似乎不是我的错，难道你带我出来，就是要在宴席间跟东家的太太眉来眼去调情吗？”

程菲摇了摇头，把一张纸条递了过来：“你看看这个。”

我接过纸条，只见上面写着：

明天下午三点，湖心公园假山后。

字体很大，也很潦草，笔画很粗，似乎是用蜡笔写的。

“这是哪里来的？”

“刚才绯衣小姐是要将这张纸条交给你，而你却抽回了手，纸条落在了地板上。绯衣想要拣起来，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因为雅然就在那一瞬间推开了门。”

“她可真会未卜先知，知道我今天要来公安局报到，并要和你一起来参加宴会！”

“绝对不会，这张纸条是她在洗手间里匆匆忙忙用眉笔写的，你瞧

在皇路中学演讲……我明白了，她约我在明天下午三点，也就是说，那一时间段她刚好可以脱离雅然的视线，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和麻烦！”

“对极了，我们的绯衣小姐对她的未婚夫雅然显然极不信任。”

“这一点我倒没看出来。”

“啊，蓝雨，你还记得我们中午的宴会吗？一般的女士，在男友在场的情况下，去洗手间为什么要屡次背走肩包呢？”

“你不是说她要在洗手间里用眉笔给我们写纸条吗？”

“既然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那有什么话不能当面对我们讲呢？还非要故意打翻酒杯迫使我们的艺术家先生离开房间呢？”

“听上去太荒谬了，只不过是一个巧合而已，假如明天又有人做东请我们，席间恰好又有一位漂亮的女士打翻了一杯酒，那杯酒恰好又倒在了她男朋友的礼服上，那我们的精力就会永无休止地搅到这些无聊的事情里面去。我们是警察，不是捕捉花边新闻的小报记者，著名雕塑家雅然先生得不到他未婚妻的信任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

“啊，有些事情没有发展到某个紧要关头还是不告诉你为妙，免得你神经高度紧张出现差错。不过我建议你明天下午前去湖心公园赴约，带上那支录音笔，记下她所说的每一句话，至于要你这么做的理由，我想在适当的时候我会讲给你听的。”

“好吧，权当是执行你交给我的第一项任务，我想，跟一位国色天香的佳丽在公园散步，那将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但愿明天天气不错！”

“微风吹细柳，湖水起波浪，确是良辰美景，祝你好运。”

也许是程菲最后那句话起了坏作用，第二天下午我在湖心公园的假山后整整等了两个小时，也没有见着绯衣小姐的半点影子。我心里立即明白我受到了愚弄，要么是绯衣爽约，要么是程菲不知从哪里变出来那样一张纸条，让我像傻瓜一样站在公园里供游人嘲笑。谁知道他是不是在故意考验我？

我拨通电话，不满地朝他吼叫，但是程菲出奇地冷静：“镇静点，伙计，艺术家的讲座刚刚开始，佳人当然无法及时亮相，请你耐心地等待。”

“那么，我挂了。”因为我已经看到美丽的天使正从假山的前面绕到

后面来。

和着潺潺的流水，她的声音是那样的急促：“蓝雨警官，您可来了，啊，请原谅我的无礼，您一定把我看成了一个轻浮放荡的女人，但这一切都没关系，容我日后再向您解释，您相信我吗？”

“相信你就像相信我自己一样。”

“我敢发誓我遇到了天大的麻烦，您会帮助我吗？当然，我会感激您的恩德的。”

“非常乐意为绯衣小姐效劳，你要知道我想准确地表达我此刻的荣幸是多么的困难啊。”

“好吧，现在，我冒昧地请您到我，啊不，到那位艺术家先生的府上走一趟，有一样东西想要请您过目。”

“现在？”

“对，有一辆出租车就在门口等着，我还没有付费给那位好心的先生。”

于是我们迅速地出了公园，去了雅然先生的住处。

我们的雕塑家成名于2001年，当时他征服了大赛的所有评委和现场的观众，摘得了特嘉杯的金奖桂冠，那一座《沉睡的女神》雕像作品，让他在一夜之间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在偏远的小城攀云市，出了这样一个前途无量的年轻才俊，狂热的市民归结为人杰地灵，日日吹捧。政府官员当然也不愿屈居人后，在把词典中所能找到的最好听的形容词加冕给他之后，又奖给他一幢别墅以示对人才的尊重和鼓励。妙龄少女无不奉他若心中神明，憧憬着非他不嫁的梦想。足令我们这些穷困潦倒乏人问津的无才青年相形见绌、自卑失落。

走进他的豪宅，我立即察觉到了一丝阴森古怪的气息。空旷的客厅，密封的窗格，难闻的气味，不知是否所有艺术家的居所都是这样，反正凭我当时的才能和地位还未曾使我见到更多的艺术家从而当场进行比较求证。

幽暗中绯衣出于恐惧紧紧抓住我的手，这一次我没有挣脱，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看上去她确实需要一个心灵上的寄托和依靠，而我也绝不能在一些庸俗念头的驱使下故作清高将她拒绝。她将我引向客厅的深处，行进中我猛然感觉眼前一亮，我立即就看到了那件只在照片上才见到过

的伟大作品。

一个安装有四个滚轮可以自由转动的平台上，一尘不染的玻璃罩内置放着成就艺术家赫赫英名并令攀云市民引以为豪的艺术珍品。她是那样的纯洁天然，就像一个活生生的少女天真无邪侧卧在香榻上。我轻轻地推动平台以防搅醒她的酣梦，迎着光线我终于完全看清了她的惊世姿容：面庞清秀绝丽，神色安详甜美，右手衬在颊下，左臂自然过胸，左膝承盖右膝，指趾涂满彩绘。啊，纵然她只是一具雕塑，但也绝对能令人热血沸腾，春情激荡。无怪乎她毫不费力就征服了那些挑剔的评委，我想纵然是任何一个人见了她都会怦然心动、无限神仪的！如果说没有一个人见过传说中的仙女，那么她比起神话中的天仙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她完全可以令那些情窦初开的少男们茶饭不思夜不能眠，并毫无理由地思念她，眷恋她，爱慕她，梦萦她！

看到我仍然沉湎于那件雕塑，绯衣用低沉而又紧张的声音说：“请恕我冒昧，蓝雨警官，您不知道，他每天临睡前都要亲吻他的作品，有几次我在半夜被抽抽噎噎的哭泣声和说话声惊醒，悄悄起身看见雅然对着这件雕塑不住垂泪并倾诉对她的爱慕，那种感觉真让我以为她是一个真人……啊，请原谅我的失态，要单单只是这些，也不至于让我劳您的大驾，他还严格控制我的饮食，不让我吃脂肪多热量高的食物，说是暴饮暴食会使我体型走样从而阻滞他灵感的发挥……啊，你瞧，我都说了些什么，我真是语无伦次了，我应该拣紧要的说。”

“没关系，你想起什么就说什么，此刻你想说的每一句话，在我看来都是极为重要的。”我不住地安慰她，鼓励她继续说下去。

“有些细节很令人羞耻，但我想我还是说出来好一点，因为这将有助于您了解事情的全部。”

“请吧。”

“……之后他就让我穿着极少的衣服，在那边那个空台上指挥我摆各式各样的造型，有时候我无意中摆出一个令他满意的姿势，他就赶快用相机拍下来，然后用那种难以捉摸的严厉的眼神望着我，令我心胆欲裂、恐惧万分，哦，我真的不敢再想下去了……所有前来拜访他的朋友，他一律不见，他可以在外面接待他认为值得他尊敬的朋友，但也绝对不允许他们到家里来，更不许我跟任何人接触、讲话，也许他这么做

是出于爱我，但我宁愿相信这是一个极端错误的判断。我在这里就如同一只小鸟被囚禁在无底的洞穴，看不到光亮，感觉不到温暖，这样的日子我一天也不想再过下去了……”

“那你们以前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呢？”

“啊，”绯衣小姐羞赧地说，“说出来不怕您笑话，您知道，在公众眼中，他是那样的年轻英俊而富有才华，有多少姑娘都对他暗怀情愫，而那时的我，则刚好具有一般女子都有的那种虚荣心理，在他的一个讲座现场，退场时我冲过保安组成的人墙拉住他不顾一切地倾吐了对他的仰慕之情，您完全可以想象当时我自我感觉极其幸运而幸福的那种眩晕心情——他居然很痛快地就答应了。只是有一点，他说他不愿意让除我之外的更多的人知道他的行踪，否则对他的创作将会有百害而无一利。他是需要静思的艺术家，确实不应该有太多的人来频繁打扰，我想也没想就答应了他的请求。就这样我没有告诉包括我父母在内的任何一个人我要去哪里，就悄然来到了此地。”

“既然他不允许你跟任何人接触，那么昨天的宴会上，他为什么要带上你呢？”

“我也说不清楚他这样做是出于一种什么动机，通常他是那样的深居简出，关防紧严，家里的门锁以前我根本就无法开启，暗暗观察了很长一段时间才理顺了他的机关，就是刚刚为了不使你在湖心公园久等，我出去时连房门都没有上锁。啊，这些话在你听来可能是那样的离奇，但是在我身上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开他呢？”

“在一个连市长都甘愿吃他闭门羹的城市，我离开了他，身无分文又能走到哪里去呢？”昏暗中绯衣抬起头来，眸子闪闪发光，满怀希望注视着我。

“说得对极了，简直是太对了！”门口突然飘来一句令人毛骨悚然的冷笑，我看到艺术家雅然先生很不适时地出现在了那里。他的面部变形扭曲，鼻翼急剧翕动着，径直走到了我的面前，“很好，不错，受人尊敬的警官先生，我想你的工作应该是将那些穷凶极恶的歹徒绳之以法，而不是趁着男性公民不在家时乘虚而入与他们的未婚妻幽会！”

“我想这可能是一个误会。”

“我宁愿误会，因为我根本就不欢迎你。”

我无奈地摊开双手：“我对我无意中给你带来的冒犯深表歉意！”

“你是那样污浊的一个人，你怎么能不经我的允许就敢随便进入艺术的圣殿，要知道你会玷污我作品的灵气！啊，你这个恶棍，你一定还偷看了我的女神……”他用极端恶毒的话攻击着我，迅速跑过去瞪大眼睛急速地看了一遍雕像，在美丽绝伦的面孔正前方的玻璃上亲吻了一下，然后自言自语地说，“好了，娜娜，你的圣洁不会因这些凡夫垂涎的目光而损减半分，反而会更加光芒万丈，我在这里以我的灵魂起誓。”

说完这些，他又一次直起身来，冲我大喊大叫。我们的女主人看不下去了，用变调的声音奉劝他不要太过无礼。

“无礼，我现在要他马上从我这里走出去，一刻也不要停留。”

鉴于我们的艺术家情绪失控，我也就做好了准备要走的打算，我向绯衣小姐打个告别的手势，抬脚向门口走去。我听见他在背后高声怒骂：“也许你认为你是一个执法者就可以随意私闯民宅，但你更应该清楚法律也保护我们普通公民的合法权益，我要到你的上司那里控告你！”

“够了，”绯衣勇敢地站了出来，我看见她的胸口剧烈地起伏着，显然是难掩内心激烈的波涛，“对于你如此污蔑我最尊贵的客人，我感到万分失望，你的盛名与你的修养原来是这样的极不相称，随了你我真是有眼无珠。”

雕塑家一下子愣住了，我看见他的眼神里满是惊愕、不解、绝望，也许他完全没有料到绯衣小姐会用这种语气跟他讲话，他的形象在女友的心目中从来都是那样的高高在上，但现在，绯衣小姐在盛怒之下说出这样一番话来，也足以使他目瞪口呆了。结舌了半天，他终于吐出了一句话：“绯衣，你真的要离开我吗？”

“是的。”绯衣小姐想了一下，抬起头来果断地说。

“那么，好吧。”艺术家面如死灰，转过身去，做了个请的手势，“那就请你和他一起离开此地吧！”

我站在那里还想要安慰一下我们失去理智的朋友，但是绯衣小姐却阻止我并把我推到了外面，“尊敬的蓝雨警官，对他给您带来的伤害我表示由衷的歉意，非常感谢您能来此地，现在恳请您先回去吧。无论如何，我是不想再给您和您的朋友添什么麻烦了，我知道他的能量。如果

我真的命该如此，就当是上天对我爱慕虚荣的惩罚吧！”说完这些，绯衣小姐急速地递给我一个小纸夹，“带上它，也许对你们会有用处的。”便转身走进了大门。

铁门发出一声与世隔绝的声响，我便在这种声响带来的惘然若失中回到了警局。

“艺术家提前结束了他的讲座，怎么样？他没给你的行动造成什么障碍吧？”忙碌中的程菲一见到我回来，立即停下他手头的工作问我。

“一切都跟你所说的一模一样……”我把见到绯衣之后所发生的一切原原本本告诉了他，遇到他没听清楚的地方，我就适当地重复一遍，末了，把那支录音笔递给他，任由他躲在里间翻来覆去地听。

约摸过了一个钟头，他才打开房门走出来，他表情的严峻程度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啊，蓝雨，一切都跟我预料的一样，我想绯衣小姐遇到大麻烦了，我们要立即行动起来，否则，就说什么也来不及了。”

“在成为一个警察之前我并不知道你究竟掌握了多少与雅然有关的情况，所以我直到现在还对整件事情缺乏了解，能对我讲一讲是怎么回事吗？”

“来不及了，等我给你讲完这些，绯衣小姐早就没命了。带上挂在墙角的那支伸缩警棍，跟我出发吧。”

程菲拿着一张空白的搜查证，骗得了对他极其信任的局长大人的签名，盖印之后便领着我直奔雕塑家的住处。

大铁门关得跟我离开此地时一样的密不透风，重重敲门也久无回应，我们显然没有得到比常吃闭门羹的市长大人更多的礼遇。

太阳已经落到了西山后面，通红的晚霞照在金属窗格上，发出炫目的光。程菲以手遮额望望二层上帘幔遮映的窗户，回过头来问我：“蓝雨，我想你应该能清楚地观察出来他家的窗户是什么材质的！”

“好像是铝合金的。”

“我想我们可以在那上面做点文章。”

“但是窗户的高度显然是我们的身高无法达到的！”

“啊，我从几个梁上君子那里学到了一些攀楼入室的技巧，我想你不介意我在你面前施展一番吧？”